

新儒林之陶深耕

■孔志勇



西藏印象 林乐伦 / 作

陶深耕这个人,在现实中,或许
是读者可真切触摸到的。

他中等个子,单瘦,深度近视,喜
欢留长发。他教物理,声音洪亮,却
慢条斯理,逻辑性似乎不是很强。所
以对学生们来说,最初,课堂上的他,
并不太让人满意。

比如讲力学,一块木板从斜线上
自由滑下,貌似很简单的东西,许多
学生没弄懂。后来与陶老师成为同事
的王放,毫不隐晦地对他说道:“力学
部分你没讲清楚。”

陶老师呵呵一笑:“你上课看小
说去了,当然弄不清。”

“嗨!老师,你知道我看小说,怎
么不抓我?”

“又不是每个人都非得学好物
理。”陶老师剐了王放一眼。

王放曾跟隔壁班一个学生打架,
把对方的鼻子揍出了血。校长说要开
除王放。陶老师瞪大双眼,扶扶眼镜:
“我当老师,从不开除一个学生的!”
校长后退一步:“那让他去隔壁班做
个检讨。”陶老师眼皮都没眨:“我的
学生我教育。在自己班讲台上做检
讨,可以;到别人班去,不行!”他的护
犊之情,让王放万分感念。

如今,王放除自己放荡不羁外,
对那些混账弟子之宽容,是继了陶老
师衣钵的。

有一天,陶老师在朋友家喝酒,
微醺。夜半回家,经过一条小巷,见
一小偷在撬街边单车的锁。他一个箭
步蹿至小偷身后,用俩手指戳中小偷背

心:“混蛋,你一
转身,老子一刀子捅了
你!”

小偷还真吓着
了,老老实实地被他
戳着背心连人带车
送至派出所。当发
现制服自己的是个
如此单瘦的家伙,恨
不得立马扑过去掐
死他。

该小毛贼小瞧
陶老师了。

上世纪九十年
年代初,本地区治
安不好,地痞流氓
或在校内或在街
头调戏骚扰女生。
陶老师班里有一
个女生在夜晚自
习回家的路上,就
遭遇了这样的事。

陶老师怒不可
遏,第二天晚自习
后,把班上几个体
育生叫来,每人发
一个蛇皮袋子,他
自己也提了一个。
学生们茫然不知
要这蛇皮袋何用,
他带着他们在离
学校不远的工地
上捡了几个鹅卵
石,然后把石子放
进袋子。

“看到他们,给
我抡着蛇皮袋子
扫过去!”

那一夜,陶老师
冲锋在前,将一帮
地痞流氓打得落
花流水。后来,学
校成立了“蛇皮袋
护校队”,分成几
组,轮流上街,最
终使街头流氓行
为销声匿迹。

经此一役,像王
放这样平日胡混
的几个人,再不敢
在陶老师面前捣
鬼,谁会惹这么凶
狠的班主任?

王放成为陶老
师弟子之前,在偏
远的山区学校只
听过他的温柔传
说。据说,陶老师
考上了中科院某
研究所的研究生
,但教育局揪着不
放档案,他没去成
。按理,以陶老师
的性格,必定是要
闹一闹的,奇怪,他
没闹。原来另有
隐情:热恋中的男
人就是一软壳动
物。

“你去北京读研
,我岂不成乡巴佬
了?我该怎么办呢
?”恋人泪眼盈盈
,楚楚可怜。

陶老师连忙抱着
她:“我不去了,不
去了!”

妻子不单漂亮,
而且炒得一手好菜
。陶老师爱喝口小
酒,胃舒坦了,就
乐而不思其他。

王放说,和老师
成为同事真是件快
乐事。

深夏某夜,月朗
星稀,王放与几个
年轻人陪陶老师喝
啤酒宵夜。天气炎
热难

当,三五瓶冰镇啤
酒下肚后,陶老师
忽然来了兴致,要
去河里游泳。

王放出于安全考
虑,有点惴惴:“老
师,你近视哎!”

陶老师嘿嘿笑而
不语,提脚就出门。
到了水里,王放才
知道,陶老师泳技
之高,远在他们这
些年轻小伙子之
上。游得酣畅时,
只听得他在河中央
叫唤:“游过来,你
们也是吃奶长大
的!”

一行五人,横渡
河流,游上了对岸。
对岸是广袤的冲
积平原,月光下,屋
舍俨然,蛙鸣虫声
一片,瓜果蔬菜郁
郁葱葱,溢香清
远。眼前连片的花
生等待收获。

几个年轻人扯一
大把花生出来,立
马摘下开吃,王放
说:“老师,花生好
吃呢!”

陶老师就离王放
几步远,半天没动
静。只见他一张脸
扑在花生苗中,双
手在花生苗里来回
摸索:“我怎么没
看到一颗?”

小伙子们大笑,
这老小子,纯粹如
此!

若爱这大好河山
,就付诸行动。近
十年来,陶老师又
爱上漂流。

每逢寒暑假,他
便独自出发,背着
橡皮筏子,漂家乡
河,漂湘江,漂小
三峡。一路漂一路
歌,要知道年轻时
的陶老师,是县十
佳青年歌手第三
名。妻子怎么反对
都无效后,实在担
心他高度近视会
出危险,索性舍命
陪君子,夫妻俩风
雨同舟。

他们夫妻漂流,
不带相机,不带纸
笔,享受漂流的激
情与美,只在我心中。

黄河漂流,却差
点就送了命。浑浊
湍急的河面上横
江一根阻拦挖沙
船的铁索,妻子眼
尖,千钧一发之际
,两个人匍匐在筏
子上,逃脱了被割
断脖子的命运。

这漂流的人生,
或惊涛骇浪,险象
环生;或四野无人
,星辉满天。一壶
酒,一叶舟,一美
人,一嗓子歌,与
鱼同游……天地
之间,衣襟飘然,陶
老师是庄子,是苏
东坡,是一个赤子。

某日,与王放在
校园内散步,见前
面一少妇,穿着碎
花长裙婀娜前行,
遂神秘地捅了捅
王放,悄声说:“去
,美女哎!”

王放谨遵师命,
细步快跑到少妇
前,——转身,却
立即打了摆子,立
正叫道:“师母好
!”

陶老师大囧,红
着脸捂嘴对妻子
说:“咋从没见过
你穿过这裙子?”

“旧衣服,好几
年没穿了,你呀!”
妻子且笑且嗔。

王放那小子管不
住嘴,一时传为笑
谈,终究传到师母
耳朵里。估计陶老
师回到家中,耳朵
和膝盖要遭些罪
罢?

听雪(外一首)

■泓 致

年年梦忆儿时雪,
又见飞花缀雁城。
山舞朔风屏画冷,
水凝寒意柳枝横。
一杯浊酒追心旅,
几点梅花庆岁丰。
夜静琼楼鸡唱白,
歌声已响绿沙汀。

登崂山

崂山拾级上,微汗
数岫嶙。巢鸟盘苍
树,松涛搏海风。
蟠桃仙气足,野壑
石猴灵。天阔一帆
近,回眸仰寿峰。

那些花儿(三首)

■郭密林

哑泉

雨打碧荷的
那方水塘
藕花儿开得正
靚
水味的莲
就这么水着

女儿红

清泉荷塘东
田畴偶尔风
咚!
谁的一朵
击中……
鱼水喋接
她整个的七月
便雨点起来

红颜

她把一枝
睡死在诗人窗台
上的血玫瑰
含在月光的嘴里
嚼而
不咽
只用自己牛乳般
浓郁的温柔
洗它枯萎的
笑容

幸福

■马 里

那是一个冬日的
上午
阳光像爱人的眼
睛
盛满关注万物的
温暖
让一切都那么美
好

顺着一杯茶的清
香
走进孟德斯鸠的
述说
领受幸福的感觉
与一盆炭火等同

幸福是什么
是朴素的充实
简单而快乐
就像这个没有感
冒的上午
我希望它将永恒!

寒夜如春

■李仙云

那是二十多年前
的一个寒夜,父亲
与母亲带着脊髓
损伤的我乘火车
去杭州治疗。当
时下肢瘫痪的我
,还天真地以为,
以现代医学的发
达,治愈我的疾
病,那是迟早的
事,所以在受伤
的最初几年,我
对轮椅排斥至
极,似乎觉得那
是一个不详之
物,坐上了,我
可能终生都站
立不起来了。而
没有轮椅的艰
难,恰是在那个
寒冬的上海火
车站,让我感受
到了那份无奈
与桎梏。

在那个暮霭氤
氲的寒夜,那段
路漫长昏暗,他
背着我足足走了
有半个小时。父
亲一路小跑紧护
着,看他喘着粗
气,父亲几次提
出换他来背,可
哥哥一次次气
喘吁吁地说:“没
事,不累,我年轻
,还是我来,快到
了。”

把我们送上火
车,深夜寒气逼
人,我却看到他
的脸上淌满汗滴
。父亲实在不
忍,拿出家乡的
特产要送他,可
他执意不收。母
亲也是谢了再
谢,只听见他声
音低

沉地对母亲说:
“阿姨,一点小
事,别放在心上。
谁出门没个难
事。其实看到你
们一家人,我就
不由得想到我父
母。我这次是回
家乡奔丧的,我
父亲过世了……”
说着,他双眸盈
泪,我们也唏嘘
哀叹却不知如何
劝慰。随即他下
了火车,快速地
奔向另一个方
向。那一刻,我
幡然明白,其实
他不是顺路,他
不忍让一个年迈
的父亲在深夜
独自背一个不
能走路的女儿
,他是为了帮助
素不相识的我
们。

那个寒夜,看
着他在暮色沉沉
中渐行渐远,一
种难以言说的
情感在内心涌
动让我长卧病榻
犹如死灰般不起
波澜的心,被一
股暖流激起层
层涟漪。那种人
性的温暖,在一
点点融化我内
心的坚冰……